

“周侗”是朱子门人再证

刘 静

(北京语言大学 文献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朱子门人周侗和沈侗,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研究者说法不一。争议集中在如下两点:一、周侗是否为朱子门人;二、周侗是否字庄仲。通过比勘和查考现存朱熹语录、语类各本,参证史料和方志,得出的结论是:“周侗”“沈侗”是两个人,都是朱子门人;周侗,字伯庄,温州永嘉人,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问学于考亭,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沈侗,字庄仲,温州永嘉人,庆元三年至四年(1197年—1198年)从学于考亭,有《语录》四卷。

关键词:周侗;沈侗;《朱子语类》;朱子门人;文史考证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2-0060-06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朱子门人众多,他们为朱子学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以来,关于朱子门人的研究不绝如缕,用于考证的主要资料是黎靖德本《朱子语类》(以下简称黎本)卷前《朱子语录姓氏》(以下简称《朱子·姓氏》)以及正文中的“训门人”(卷113—121),也包括朱子门人记的语录内容。

通行本即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本《朱子语类》^[1]中门人姓名大量简写,造成很多名、字、号出现重合现象,从而导致误解产生。我们的研究以通行本为基础,对勘朱熹语录现存各本,同时参证其他史料和方志,以求较为客观地证实有关朱子门人。本文拟对朱子门人“周侗”做进一步考证,以厘清学界关于“周侗”“沈侗”的不同说法。

关于“沈侗”和“周侗”,目前研究者的说法不一,核心争议是,朱子门人中是否有“周侗”这个人。否认朱子门人中有周侗其人,陈荣捷所著《朱子门人》^{[2]138,139}是代表,主要理由是:明·戴铣《朱子实纪》只举出了姓名,应该是抄自明·宋端仪《考亭渊源录》;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曾怀疑是因为与“沈侗”重名而误。肯定朱子门人中有周侗其人,今人方彦寿所著《朱熹书院门人考》^{[3]188}是代表。其说,周侗曾录朱子语录二十几

条,分载于宋·朱鉴所编《朱文公易说》《诗传遗说》以及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三书中。肯定周侗为朱子门人的观点中,关于周侗其人的名与字又有三种不同观点:(1)周侗,字伯庄,亦称庄仲。今人徐公喜是代表。(2)周侗,字伯庄,不是朱子门人。周庄仲另有其人,周庄仲为朱子门人。今人陈荣捷是代表。(3)周侗,字伯庄,对“周庄仲”不置可否。今人石立善是代表。笔者同意周侗是朱子门人,字伯庄,特此再证如下。

一、“周侗”与“沈侗”

1.《朱子语类》中的“侗”“侗”有些是指周侗

《朱子·姓氏》徽州本^[4]卷首朱子门人姓氏中都只收了门人“沈侗”,未收“周侗”。黎本正文中出现过记为“侗”“侗”“庄仲”“沈庄仲”“周庄仲”等字样的门人记录,这些记录在朱熹语录语类现存各本间存在门人记录异文情况。例如黎本《朱子语类》:“沈庄仲云:‘尝见先生说,魏公被李显忠邵宏渊二将说动,故决意进兵……未几,魏公薨,皆无人可用。幸而复与虏人讲和,乃定。’儒用。”在徽州本中,这一条的记录者则为“周庄仲”。“侗”“侗”“庄仲”到底是指“周侗”还是“沈侗”,不易判断,自然也就存在分歧。因《朱子·

收稿日期:2019-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YY018)。

作者简介:刘静(1984—),女,山西太原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汉语词汇史。

姓氏》只收了“沈侗”，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朱熹语录中出现的“侗”“侗”“庄仲”是指“沈侗”。经笔者研究，这些材料中其实有一部分是指“周侗”。例如黎本《朱子语类》：“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侗。”这一句的记录者“侗”就是指“周侗”。因为《书集传辑录纂注》^[5]卷一有相同记载，可以证明这个“侗”就是周侗：“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生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周侗参用格言。”类似的材料不止一处，例如：

(1) 宋·朱鉴《诗传遗说》卷五收周侗别录材料：“‘采薇采薇，薇亦阳止，薇亦刚止’。盖薇之生也，挺直。周侗别录。”黎本《朱子语类》门人记作“侗”：“如云：‘薇薇采薇，薇亦阳止。’‘薇亦刚止。’盖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处皆可见……侗。”^[6]

(2) 元·董真卿《周易会通》^[7]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卷第十三：“问：‘乾至健也，至恒简以知阻，见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经历艰险处，多虽有险处皆不足为他之病，足以进之而无疑底意思否。’曰：‘不然，旧亦尝如此说，觉得终是硬说……周侗。’问‘夫乾’至‘知阻’。’曰：‘此段专是以忧患之际而言……同上。’宋·朱鉴《朱文公易说》^[8]内容基本一致，记录者为周侗。黎本《朱子语类》门人记作“侗”：“或问：‘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经历艰险处多。虽有险处，皆不足为其病，自然足以进之而无疑否？’曰：‘不然。旧亦尝如此说，觉得终是硬说……侗。学履录少异。问‘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侗。’”

2. 周侗问学于朱子并记有朱子语录的其他旁证材料

(1) 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卷第四：“大槩如此，然旧以雨属木、旻属金、燠属火、寒属水，而或者又以雨属水、旻属火、燠属木、寒属金，其说孰是，可试思之。周侗。”

(2) 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卷第十二：“可久可大则为贤，人之德业而今工夫易得，间断便是不能久见道理，偏滞不开展便是不能大，须是两头齐着工夫，方始得。周侗。”

以上这两条语录均明指门人“周侗”。

3. 周侗为朱熹门人在方志中也有可考的材料

(1) 明·张孚敬纂修《（嘉靖）温州府志》^[9]352册，595页

卷三“曹叔远”：“曹叔远，瑞安人，初师陈传良，后之武夷受学朱子。登绍熙中进士，第累官礼部侍郎。随事献替多所裨，卒谥文肃。又朱氏门人徐寓、徐容、沈侗、周侗、黄显子，永嘉人；钱木之，乐清人。详见《朱子语录》。”

(2) 明·汤日昭、王光蕴纂修《（万历）温州府志》^[10]375册，466页卷四“祠祀志”：“四贤祠在鹿城书院中，祀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张南轩四先生。旁列从祀诸贤：徐寓、刘安节、陈埴、刘安上、叶贺孙、鲍若雨、周恭叔、沈躬行、许景衡、陈经正、陈经邦、谢天申、包定、周端朝、林武、蒋叔蒙、周侗、黄显子、戴蒙、曹叔远、钱木之、沈侗、蔡誉录、林湜、徐容、潘旻、戴述、赵霄、周去非、叶味道、张扬卿、薛洪、林补，凡三十三人，皆四先生高第也。岁十月致祭。”

(3) 清·李卫、嵇曾筠修，清·沈翼机、傅王露等纂《（雍正）勅修浙江通志》^[9]200册，578页卷二百二十：“四贤祠（《（万历）温州府志》）在鹿城书院中，祀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张南轩四先生。旁列从祀诸贤：徐寓、刘安节……周侗……凡三十三人，皆四先生高弟也。”

(4) 清·张宝琳修，王棻、孙诒让纂《（光绪）永嘉县志》^[11]107册，49、50页卷十三人物志一：“徐寓，字居父……同时沈侗，字庄仲；（《池录》三十八至四十一皆侗所记）周侗，字伯庄，亦称庄仲。钱木之，字子山，（《池录》三十六木之所记）蒋叔蒙，皆从朱子游。（并见《朱子语录》）木之，晋陵人，寓永嘉。”

4. 同一材料的记录者各书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1) 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卷第一：“‘死谥，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无谥，以其号为谥，如尧舜禹之类……看来尧舜禹只是名，非号也。周侗。”黎本《朱子语类》与之相比，文字有个别差异，门人则记作“侗”：“‘死谥，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无谥，以其号为谥，如尧舜禹之类……看来尧舜禹只是名，非号也。侗。”宋·李道传《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池录》）^[12]和清·程川《朱子五经语类》^[13]都收录了该语录，内容基本一致，记录者却是沈侗。比勘上述诸条，词条的记录者是沈侗的可能性较大。

(2) 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卷第一：“问：‘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谓乾……周侗。’黎本

该条语录分为两条,两个问题各为一条,内容基本一致,第一段记录者为“侗”,第二段记录者为“卓,侗同”,《周易会通》的记录者为周侗;《朱文公易说》收录本条语录的记录者为沈侗;徽州本该段语录也分为两条,两个问题各为一条,内容基本一致,第一段记录者为“卓。按沈侗录同”,第二段记录者为“卓。沈侗录同而略”;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池录》)卷三十八收录了该段语录,内容基本一致,该书按门人编目,卷三十八收录门人沈侗所记录的语录。由此我们可推断,该段语录为沈侗所记,《周易会通》记录有误。

(3)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録纂注卷第一:“保合大和、天地万物,皆然天地是大底万物,万物是小底天地。周侗。”黎本《朱子语类》《朱文公易说》《朱子五经语类》内容一致,记录者均为陈文蔚,所以《周易会通》的记录者可能有误。

(4)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録纂注卷第一:“刘砺问: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曰:上‘至’字是至处,下‘至’字是到那……周侗。”黎本《朱子语类》门人记作“侗”:“用之问‘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侗。”该段在宋·朱鉴《朱文公易说》内容基本一致,记录者为沈侗,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判断孰是孰非。

二、“周侗”问学时间

元·董鼎《书集传辑録纂注》卷三原文如下:“陶安国问:‘降衷’与‘受中’之中二字义同异……侗。”这一条中的记录者“侗”只能是周侗。陶安国两次从学于建阳考亭的时间为绍熙四年(1193年)和庆元二年(1196年),而《朱子·姓氏》中指出沈侗问学则是在庆元四年(1198年)之后,因此沈侗和陶安国不可能同时问学。而据此可推出,周侗和陶安国曾经同时问学于考亭,问学时间可能是在绍熙四年(1193年)和庆元二年(1196年)。

黎本《朱子语类》:“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侗。”这一句的记录者是“侗”,上文已指出,此处“侗”是周侗。黎本《朱子语类》这一段话归在“论刑”下,这部分共四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记录者为“侗”。上引出自第三段,第一段内容如下:“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

……侗。”黎本“论刑”有三个记录者,分别为周侗、潘时举和萧佐。潘时举问学时间是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萧佐问学时间是绍熙五年(1194年),而周侗的问学时间与潘时举和萧佐问学时间相同。

通过上述材料的分析,我们可推断周侗的问学时间为绍熙四年(1193年)到绍熙五年(1194年)之间。

三、“周侗”的名与字

1. 各家关于“周侗”名与字的说法

关于“周侗”“周庄仲”“周伯庄”,目前有三种说法:(1)周侗、周伯庄、周庄仲是同一人;(2)“周侗”“周庄仲”是两个人;(3)周侗,字伯庄,对“周庄仲”不置可否。

徐公喜《朱子门人学案》^{[14]341}认为,周侗,字伯庄,亦称庄仲,永嘉人。其依据为:(1)《东嘉录》(《光绪》永嘉县志)指出“周侗,字伯庄,亦称庄仲”; (2)《朱子语类》中出现“周侗录”和“周庄仲录”,符合《朱子语类》所记主动问答门人用“字”,记录者用“名”的一般做法。

陈荣捷《朱子门人》把“周侗”“周庄仲”视为两个人。该书认为,“周侗”不是朱子门人或讲友,作者不认同《宋元学案》《考亭渊源录》和《朱子实纪》均有“周侗”门人记录的说法,其依据是:(1)《朱子实纪》只举姓名而已,盖抄《考亭渊源录》;(2)《宋元学案》疑重沈侗而误。该书认为,“周庄仲”为朱子门人,其依据有二:(1)《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列为朱子门人;(2)《朱子语类》中“周庄仲”出现3例,依据《朱子语类》用字之例,则庄仲是字。

石立善《朱子门人丛考》^{[15]15}针对陈荣捷《朱子门人》关于“周侗”不是朱子门人的说法展开讨论,认为“周侗”为朱子门人,但未对“周庄仲”进行具体分析论证。其论述道:“董鼎《书蔡氏传辑録纂注》卷首《书蔡氏传辑録引用诸书》列周侗录《师说》,而其书《辑録所载朱子门人姓氏》于沈侗之外,又载‘周氏侗伯庄’。《(嘉靖)温州府志》卷三《曹叔远略传》言及朱子门人徐寓、徐容、沈侗、周侗、黄显子等五人为永嘉人。据以上资料,可知周侗,字伯庄,温州永嘉县人,并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又宋末导江黎靖德所辑《朱子语类大全》不载周侗录。”

徐公喜《朱子门人学案》说,《朱子语类》中出

现了“周侗录”“周庄仲录”。这个说法有误,笔者检索《朱子语类》未发现“周侗录”,只发现3例“周庄仲”,所以《朱子门人学案》由此推理“周侗”“周庄仲”是一个人的名与字,证据不充分。陈荣捷《朱子门人》认为,“周侗”不是朱子门人这一观点被《朱子门人丛考》所否定,石立善所举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周侗”是朱子门人,且可知“周侗字伯庄,温州永嘉县人,并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至于“周庄仲”,陈荣捷《朱子门人》已据《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和《朱子语类》考定,其是朱子门人。

由上可见,“周侗,字伯庄”这一观点是没有异议的。

2. “沈侗”字庄仲

(1)问“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来之迹……”侗。

(2)庄仲问“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曰:“鬼神是有一个渐次形迹。神则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无一个踪由。要之,亦不离于鬼神,只是无迹可见。”文蔚。

(3)某尝喜那钝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彻时,极好……如庄仲便是如此。某尝烦恼这样底,少间不济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钝底工夫,方得。以下训侗。

例(1)(2)是《朱子语类》中关于“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的两条语录,记录者分别为“侗”和“文蔚”,由此可推,文蔚和“侗”“庄仲”同闻。结合例(3),可推出“侗”和“庄仲”为一人,按照《朱子语类》中记录者为名,正文中为字的体例,可推出“侗”字庄仲。

“周侗”“沈侗”名同,且同为永嘉人,表字同作“庄仲”的概率则很低。下面我们分别论述沈侗、周侗是否字庄仲。

徽州本卷首和《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光绪)永嘉县志》均指出:“沈侗,字庄仲,永嘉人。”《朱子·姓氏》:“沈侗,字杜仲”,“杜”字误。下面从《朱子语类》文本出发,论证“沈侗,字庄仲”。

(4)孟子说“知言”处,只有谗、淫、邪、遁四者……侗。

(5)沈庄仲问谗、淫、邪、遁之辞。文蔚曰“如庄周放浪之言,所谓‘淫辞’。”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术不正,便自节次生此四者……”文蔚。

例(4)和例(5)都是关于“谗、淫、邪、遁”的

记录,例(4)门人“侗”记录了问题“孟子说‘知言’处,只有谗、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几多工夫?何故只说此四字”,例(5)陈文蔚记录“沈庄仲问谗、淫、邪、遁之辞”。这两处语录有对应,由文蔚所记发问者“沈庄仲”可以推断,前一记录人“侗”即“沈庄仲”,也就是说,沈侗字庄仲。

3. “周侗”字庄仲说法存疑

《朱子语类》中有“庄仲”19例,其中4例标明“沈庄仲”,3例标明“周庄仲”,其他12例未标明姓氏。截至目前,所有关于“周侗,字庄仲”的说法,都源于《朱子语类》“周庄仲”的三条材料。

下面先对《朱子语类》中标明“周庄仲”的3例试加分析,来看看“周庄仲”这一记载是否可靠。

(1)问:“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近闻周庄仲说,先生云,不须如此分。”曰:“公如何说?”曰:“惻隐是性之动处……”胡泳。

(2)周庄仲云:“刘参政,大中之子,知某州。……”儒用按:“是时周秘石公揆李谊交章诋公,不特一张戒而已。”儒用。德明录二条,今附正之:“问刘宝学当初从魏公始末……”

(3)周庄仲曰:“宪宗当时表也看……”义刚。

例(1)的记录者是胡泳;例(2)段尾未标明记录者,但同为该段内容小字注的记录者有李儒用和廖德明;例(3)的记录者是黄义刚。如果“周庄仲”不误,那么“周庄仲”和“胡泳”“李儒用”“廖德明”“黄义刚”应该同时听过朱熹讲学。据《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记载,胡泳庆元四年(1198年)闻,李儒用庆元五年(1199年)闻,廖德明乾道九年(1173年)以后闻,黄义刚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闻。我们已经知道,周侗问学时间是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间。由此可见,前两条中的“周庄仲”是不可信的。第3例的内容,《池录》黄义刚卷未收,而在朝鲜本中作“周宏仲”,所以这一条也很可疑。由上可知,“周庄仲”这些材料疑点很大,不能用以证明:周侗,字庄仲。

《朱子语类》中4例“沈庄仲”,12例“庄仲”未标姓氏的材料,经分析也不能作为周侗字庄仲的证明。“沈庄仲”4例中有一例的记录者,徽州本异文为周庄仲”。如下:

(1)沈庄仲问谗、淫、邪、遁之辞。文蔚曰“如庄周放浪之言,所谓‘淫辞’。”……文蔚。

(2)沈庄仲问:“‘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如

何?”曰:“谷神是那个虚而应物底物事”……义刚问:“原壤看来也是学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庄仲曰:“却似庄子。”曰:“是。便是夫子时已有这样人了。”庄仲曰:“庄子虽以老子为宗,然老子之学尚要出来应世,庄子却不如此”……庄仲问:“‘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义刚。

(3)沈庄仲云:“尝见先生说,魏公被李显忠邵宏渊二将说动,故决意进兵……”。儒用。

(4)沈庄仲问:“姓、氏如何分别?”曰:“姓是大总脑处,氏是后来次第分别处……”文蔚。

例(1)、例(4)的记录者是陈文蔚,例(2)的记录者是黄义刚,例(3)的记录者是李儒用。陈文蔚问学时间为淳熙十五年(1188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九月后、绍熙四年—五年(1193—1194)、庆元四年—五年(1198—1199)。黄义刚问学时间为绍熙四年(1193年)、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李儒用庆元五年(1199年)闻。以上几位同闻者的问学时间和沈侗问学时间均有重叠,说明这几个沈庄仲的材料是可靠的。例(3)“沈庄仲”,朝鲜本异文为“周庄仲”,周侗和李儒用问学时间相差较远,故可推知朝鲜本是错误的。

(5)林安卿问:“‘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即人物初生时验之可见……如昨夜庄仲说人与万物均受此气……”侗。

(6)庄仲问:“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儒谓自东迁之后,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删诗之时降之”……文蔚。

(7)庄仲问:“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两般……”文蔚问:“‘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赋之分;‘天命之谓性’,是所赋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职事条贯……”文蔚。

(8)庄仲问:“伊川为东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看了‘充无受尔汝之实’。孔子之伐

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尔汝之实’!”子蒙。

(9)庄仲问:“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曰:“鬼神是有一个渐次形迹……”文蔚。

(10)庄仲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谓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文蔚。

(11)庄仲问:“本朝名公,有说得好者,于行上全不相应,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谈仁义之道……”友仁。

(12)庄仲云:“不知佛国如何?”曰:“佛国却暖……”义刚。

《朱子语类》中“庄仲”语料的记录者有:陈文蔚、黄义刚、侗、林子蒙、郭友仁。陈文蔚问学时间为淳熙十五年(1188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九月后、绍熙四年—五年(1193—1194)、庆元四年—五年(1198—1199)。黄义刚问学时间为绍熙四年(1193年)、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林子蒙问学时间为绍熙五年(1194年)。郭友仁问学时间庆元四年(1198年)。从上述记录者问学时间来看,“侗”指“周侗”和“沈侗”均有可能,分歧出在林子蒙。而“林子蒙”的同闻记录者中有“吕焘”,吕的问学时间为庆元五年(1199年),由此推知,“林子蒙”问学时间应该不仅是绍熙五年(1194年),应该还有庆元五年(1199年)。据此进一步推知,“庄仲”记录者“侗”当为“沈侗”。由此可见,《朱子语类》中所有“庄仲”均当指“沈庄仲”,即沈侗。

四、结语

通过比勘和查考现存朱熹语录语类各本,同时结合史料和方志,并细读文本,笔者的结论是:“周侗”“沈侗”均为朱子门人;周侗,字伯庄,温州永嘉人,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沈侗,字庄仲,温州永嘉人,庆元三年至四年(1197年—1198年)有《语录》四卷。

参考文献:

- [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陈荣捷.朱子门人[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
- [3] 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4] [宋]黄士毅.朱子语类(朝鲜古写宝祐二年再校徽州本)[Z].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 [5] [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中华再造善本,据元·延祐五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影印)[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6] [宋]朱鉴. 诗传遗说(清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刻本)[Z].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 [7] [元]董真卿. 周易会通(清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刻本)[Z].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 [8] [宋]朱鉴. 朱文公易说(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1271~1368)刻本影印)[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9] 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10] 国家图书馆.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1] 张志清. 地方志人物传记·华东卷[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 [12] [宋]李道传.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宋嘉定九年刊刻本)[Z].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1216.
- [13] [清]程川. 朱子五经语类(清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刻本)[Z].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 [14] 徐公喜. 朱子门人学案[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 [15] 石立善. 朱子门人丛考[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18.

Prove again that Zhou Xian(周侗) is ZhuZi's Disciples

LIU J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Zhou Xian(周侗) and Shen Xian(沈侗) are one or two people in ZhuZi's Disciples. The disputes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 first, whether Zhou Zhen is a ZhuZi's Disciple; second, whether Zhou Xian(周侗) is Zhuang Zhong.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examination of Zhu Xi's quotations and language categori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Zhou Xian(周侗) and Shen Xian(沈侗) are both in ZhuZi's Disciples; Zhou Xian(周侗), Bo Zhuang, Wenzhou Yongjia, studied in Kaoting in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years of Shaoxi(1193—1194), recorded Wengong's quotations as *Shishuo*; Shen Xian(沈侗), Zhuang Zhong, Wenzhou Yongjia, studied in Kaoting i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years of Qingyuan(1197—1198), recorded four volumes of *Zhu Xi's quotations*.

Keywords: Zhou Xian(周侗); Shen Xian(沈侗); *Zhuziyulei*; ZhuZi's Disciples; Textual research

(责任编辑:李 军)